



我  
一棵樹  
沙漠的熱風使我枯萎  
我所能給予的祇是  
啞啞的吶喊與沈悶的擺動

# 詩人的側影

——一九七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孟塔爾

張伯權

孟塔爾的詩永遠企圖表達出語言所無法表現的東西。有一次，他在接受訪問時說了這樣的話：「希望我駕馭文字能够比別的詩人更貼切。但貼切什麼？我似乎生活在一只玻璃鐘下，感覺到自己正接近於某種根本的東西，但有一層薄紗，而非一絲細線，使我終究無法與那『最根本之物』相擁抱。絕對的表現便是意謂要將這層薄紗撕去：揭露文字虛謬的幻象。然而這却是一個無法企及的目標。」

孟塔爾感覺自己無法戳穿這世界的神秘，更無法澈底明瞭它的荒謬。雖然如此，孟氏的詩在本質上所呈現的關心，永遠是個人生存的掙扎與奮鬥，而一心一意想去瞭解生命受苦的意義。孟塔爾正是屬於西方的偉大傳統之一，那是巴斯葛、伯第耶夫、蒲魯斯特、喬艾斯、艾略特以及福克納的傳統。他將時間、生

存、記憶與「人之有限」的種種矛盾，誠摯而痛心地流露出來，使其一覽無遺。

孟塔爾和許多偉大的詩人一樣，從周遭的現實裏找尋自己詩的象徵與寫作的背景；尤其是小時候生長於斯的利久立安（Ligurian）海岸，粗糙而坎坷的自然環境，更是他靈魂茁長的搖籃。孟氏出生熱那亞，現居米蘭。熱那亞正居於利久立安海的北岸。孟氏在他的許多詩中，充分地喚起了這塊粗厲地區的崎嶇以及那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枯熱，因此他詩中的語言也變得跟當地的環境一樣地尖銳與粗糙，幾幾乎化為一塊塊的岩石。孟氏的第一本詩集，名叫「墨魚骨」（Cuttlefish Bones），常讓人想起他早期靈感中的那種孤獨而淒涼的「純潔」：雪白的墨魚骨，靜靜的擱淺在沙灘

邊緣，伴隨的是一些海水沖上來的漂浮物與殘骸。

孟塔爾的詩調，乍看之下變幻莫測，押韻似乎不够和諧；其實這一切都繫於一條屬於他個人內在的準繩，無論如何作變，他終能使這條準繩貫穿於詩句之中，而發出一種只可意會的神秘魔力。孟氏的遣詞用字極端個人化，帶染濃郁的回憶，風味獨絕。一般詩評家常常拿艾略特與他相較。兩位詩人都是「以散文的韻律作為詩結構的基礎」，以「偏重智性」和「意象繁複」見長，這也可以說是兩位大詩人詩作的商標。事實上，艾略特是英語世界裏第一位認識孟塔爾成就的人，而孟塔爾也是第一位把艾略特介紹給義大利的作家。然而雖說倆人詩風相近，還是有其不同之處。孟氏的藝術比諸艾氏更個人化更熱情

，而況他的「世界觀」的成長，看起來「像是弓於『消極主義』以及一種說不出的『高貴的忍受』之間的一座拱橋，只是缺乏如艾略特所持有的那種顯然可見的信仰支柱」。

孟塔爾的大部分詩作均流溢着悲觀的憂思。他三十歲的時候曾經寫信給義大利的偉大小說家史維渥（Italo Svevo）說：「我是一棵樹，長久歲月佇立沙漠熱風（一種來自非洲利比亞沙漠經地中海吹向南歐的熱風）之中，使我枯萎了。我所能給予的——咽啞的吶喊與沉悶的擺動——都在『墨魚骨』這本詩集裏頭。」這本相當傑出的詩集中，有一首詩如此寫道：

兀立

正午的太陽下

蒼白而

全神貫注

有一垣石牆，牆頭上破碎的玻璃閃爍發光——便成了存在之本質的一個意象，象徵着反響於字句間的絕望，這正與孟塔爾對生命的看法一致。孟塔爾認為生命只是一段孤獨而令人迷惑的旅程，永遠擺脫不了那「永恒的寂靜」所帶給人的絞心之痛。孟氏作品中另一個根本主題，便是「時間的觀念」。他深深感覺到時間是一種殘酷無情的力量，正如他的一首詩「阿辛尼諾」(Arsenio) 所例證的：人被加上了鎖鍊，永無寧息。孟塔爾以為，唯有孤獨，唯有在「現實的衝突」中，他才最能與世界相通聯。他肯定地說：「即使將來也是一樣，這個世界裏最重要的聲音，乃是——藝

術家透藉他們孤獨的聲音，使得整個世界都能聽到每一個不幸者孤獨的回響。就此一意義言，只有孤獨的人才具有說話的權利。」

生命之悲劇，固然是孟塔爾詩作的重要色彩，但除此之外，他的詩也響着另外一種聲調。譬如在「檸檬樹」(The Lemon Trees) 與「鰻」(The Eel) 裏頭，孟塔爾便又成了一位充滿陽光與色彩的詩人。他寫出了「現代西方文學裏最令人驚動的愛情詩」。「鰻」可以說是一闕歌讀生之活力的頌詩，全篇三十行，自始至終，盈溢着鮮活的生氣，「充滿喜悅與信心」。而「朶拉·瑪古斯」(Dora Markus) 却是有史以來最沉痛的愛情悲歌之一。

就一個詩人來說，孟塔爾不能算是一位多產作家，他總共只寫了

一百五十首詩，但他的散文與批評文章，產量甚豐。在這些文章裏，孟塔爾的關心，不僅僅表現出他是當代義大利最偉大的詩人之一，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我們這一代精神所下的評註，顯現他是本世紀少數幾個心智最明銳也最敏感的「人」之一。

孟塔爾最好的散文，都收在一本「書簡集」裏，這本集子都是他與史維渥的往返信函。史維渥(1861-1928) 是孟塔爾最尊敬、最崇拜的作家，生於義大利北部的里雅斯德港(簡稱的港)，靠近亞得里亞海。他的文學命運與蒙塔爾相去不遠。一八九三年他發表了處女作，但足足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，才被人注意，更後來竟成為義大利文壇的泰斗，對義國近代文學影響甚鉅。從整個義大利文學史看來，他

正立於「皮藍得莫主義」的門檻上，皮藍得莫當然逃不過他的影子。

孟塔爾曾經告訴朋友說，如果有朝一日他寫小說的話，一定向史氏看齊。後來他有一篇可以算是小說的散文，據批評家說，已經相當具有史維渥的風格，尤其是在心理描繪方面。

總之，作為一個詩人，孟塔爾將不會為人遺忘。他的成就將因為得獎而更顯發揚，長留人心，絕不像賽珍珠或史坦貝克僅作「晨露式的存在」而已。只要人們讀着孟塔爾的詩，便無法避免這位本世紀具有相當逼迫力的詩人當胸之震擊。

# 書友

已經出版！

一本提供買書選書資料的最佳參考書。內附全國重要雜誌一覽表、出版社名稱地址一覽及各出版社書目、書介。是所有愛書人及出版同業不可或缺的一本書。

■每冊25元。

■本刊訂戶贈送本已發出，未收到請者請來信。

■贈送同業參考，歡迎來信索取（附郵一元）。

## 書評書目

電話：5816283  
郵撥：一九二七四號

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